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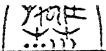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十五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七

月令

  
  
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呂氏春秋篇首昏  
有月令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抄合  
為此篇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采三代之文而  
為之不無古意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此言正月之日躔中星也孟長也營室參尾皆星名  
孟春之月是為歲首斗柄建寅之月也日月交會於  
營室是為娵訾亥之次也昏則參星在南方之中旦  
則尾星在南方之中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  
授民事必謹察於此案日與月會謂之辰獨言日者  
陽主歲功也與書言出日納日同意孔疏曰月令昏  
明中星皆大畧而言不與歷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  
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



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畧耳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蕞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此言孟春時令所屬也句芒木官木初生句屈而有芒角也春王在木所屬之干為甲乙甲是孚甲乙軋也萬物皆抽軋而生也其帝則為大皞其神則為句

芒其蟲則為鱗東為蒼龍木屬也其音則為角角屬  
木春氣和則角聲調氣至而律應則中大簇大簇者  
林鍾所生三分益一長八寸建寅之律也其數則八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舉成數也其味則為酸惟木曲  
直曲直作酸其臭則羶物以木化故其氣羶也其祀  
戶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當祭而先用脾脾  
於藏為土土尅於木食所勝也案以主宰言謂之帝  
以妙用言謂之神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在天五

行之帝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則人帝之配食者  
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在天五行之神重黎句龍  
該脩熙則人官之配食者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此記寅月之候也陽鳥大曰鴻小曰鴈凍結於重陰  
堅栗之時至是則東風有以解散之蟲之藏於密者  
咸起而振所謂啓蟄也魚之潛於深者咸躍而上所  
謂魚陟負冰也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故先以魚爲

祭鴻鴈畏寒秋南春北以氣將煖故反其居所謂候鴈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此言人君居處服御俱順時氣之宜也青陽者明堂之東堂左个東堂之北偏明堂四旁皆謂之个也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者馬八尺以上爲龍天子於孟春居青陽左个蓋東北室也所乘則爲鸞路駕以

倉龍載以青旂衣以青衣服以倉玉食爲麥與羊而其器則疏以達以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清疎而通達也朱子曰論明堂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

爲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  
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  
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  
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  
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  
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居之古人制事多用井田  
遺意此恐然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此言天子迎春及行賞之事也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大史禮官之屬謁告也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是月立春大史於先三日卽以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水衰木旺是仁德之盛也不敢不告天子乃齋戒立春之日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至

於東郊春主寅卯辰其位在東故迎春於東方而祭  
大皞句芒之神焉畢而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  
臣布德和令行慶以休善施惠以恤窮必使下及兆  
民而無一夫之不獲由是為相者於所當慶當賜承  
命即行無有不當速而能公若是凡以順時而奉天  
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君為天地之宗子相為宗子  
之家相凡其所以仁天下君令臣行莫不有參贊  
之功焉慶主禮賜主物以其易壅易私故又重以為



戒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此言敬授人時之事也宿留止也離經歷也一歲方始庶事維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以司天運與日月星辰之行凡日月之所止所歷不可差其躔次天文之進退遲速不可失其度數惟以歷家始初推步之法為今歲占候之常而已案守典奉法即周官大史

所謂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是也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下即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是也徐氏師曾云典法有守有奉則紀正於下而人道立天文有司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

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此言祈穀耕籍之事也元日上辛也元辰郊後吉日也保鄭注猶衣也介甲也大寢路寢也是月農事將興天子乃以元日郊祭天而祈穀又擇取郊後之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於參乘之衣甲者及御者之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上帝之籍田天子秉耒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而執爵於大寢以行燕禮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侍以其勞於耕也故

命曰勞酒案帝籍即籍田千畝也以其借民力以耕故謂之籍又爲粢盛以供典籍故謂之籍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如郊用辛社用甲之類是也此言元辰者盧氏植云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氏邕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蓋漢儒之說如此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

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  
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此言勸農之事也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陂而不平曰阪水所行曰險是月也天之氣自上而  
下降地之氣自下而上騰兩相和同交而爲泰草木  
莫不萌動此可耕之候矣王於是統命羣臣宣布農  
事以授之時又特命田畯出舍東郊於封疆有損壞  
則脩葺之徑遂有廣狹則審端之又善相丘陵阪險

原隰土地之高下而知其五穀所殖之宜否以教道  
民而罔弗躬親由是農事既飭凡其先所定之法悉  
如準平繩直之可循此民之所以無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此言教樂習舞以導時和也樂正樂官之長是月也  
命樂正入大學之中教學者肄習樂舞之事爲仲春  
將釋菜也案樂正即周禮大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  
序樂者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  
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  
掩骼埋胔

此言順時而施仁政也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  
學飛之鳥麇獸子之通稱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孟春  
歲方更始乃脩明祭典命祀山林川澤之能生物者  
而犧牲勿用牝畜恐傷其生育也盛德在木故禁止  
伐木以及禽鳥之巢勿覆之昆蟲之稚勿殺之物之

胎者夭者鳥之學飛者獸之麇鳥之卵皆勿取之其  
有大役興作以妨農事之始則勿聚之置之其有齧  
骼暴露以逆生陽之氣則必掩之埋之蓋脩祀典者  
所以仁鬼神也戒聚衆者所以仁百姓也用牝以下  
諸禁仁及鳥獸草木昆蟲也掩埋之令仁及死亡也  
王者之體元長人惟其仁而已矣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  
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此亦言息事寧人之事也是月發生伊始不可以稱  
兵稱兵必有天殃或不得已而禦寇則可若兵戎不  
起斷不可從我而始毋違時而變天之道毋妄動而  
絕地之理毋拂衆而亂人之紀案鄭注兵戎為客不  
利主人則可孔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捍禦  
者謂之主蓋兵猶火也端自我開其勢必將自及又  
況於逆生氣以干天和者乎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

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此言孟春失令之致災也回風為焱摯猛也首種稷也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種人君每月各有當行之令所以奉若天道也如以孟春而行孟夏之令則盛陽相乘雨水失節草木易發而早凋國中時有譌言相恐蓋已火之氣所洩也行孟秋之令則陰氣始殺變為疾疫風雨迅暴而畢至惡草蕪穢而叢生蓋申

金之氣所傷也行孟冬之令則寒氣驟侵水潦爲患  
霜雪摧折太猛穀之先種者不得收成而入於倉廩  
蓋亥水之氣所淫也案書洪範曰敬用五事念用庶  
徵欲人君之無所不謹也而漢儒推配五行率多牽  
補如此篇云反某令則有某應意似密而實疎亦其  
類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此言二月之日躔中星也奎弧建星皆星名孟春之

後爲仲春斗柄建卯之月也日月交會於奎是爲降  
婁戌之次也昏則弧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建星在南  
方之中案二月中星獨不言二十八宿者孔氏謂弧  
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五度其  
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  
建言之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  
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此言仲春時令所屬也夾鍾者夷則所生三分益一長七寸有奇卯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卯爲陽中故曰夾鍾又謂之圓鍾者春主規也鄭注引周語云夾鍾出四隙之細孔氏曰四隙謂黃鍾大呂大蕤夾鍾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凡同於孟春者俱不更釋後並倣此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此言卯月之候也自上而下曰雨倉庚鷓黃也鳩布

穀也猶是雨也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爲水孟春旣解凍矣至是始雨水陰陽交而成和也觀於草木則桃始華矣觀於禽鳥則倉庚鳴矣仁氣旣盛鷹亦化爲鳩而不復鷲擊矣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蓬

青陽大廟東堂之當大室者陸氏佃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

右廂故也若中央大廟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此言順時以助生氣之事也始茁爲萌浸長爲芽是月也於草木之萌芽則安之又當惠養幼少存卹諸孤方春和而助生氣也夫曰安但不擾之而已養與存則恩意有加焉此愛物與仁民之辨

擇元日命民社

此言屬民祭社之事也時當土膏發生之候擇甲日

之善者命民祭社案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故庶民皆得祭之郊特牲言社日用甲而書召誥社用戊者孔氏云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命有司省圜圉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此言當春而恤刑獄也圜牢也圉止也桎梏木械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縱也肆掠謂縱意箠治也王者所慎重惟刑而時當春陽尤宜體之而行寬大之政爰命有司於圜圉則省察之於桎梏則脫去之於肆



掠之加必禁之於獄訟之來必止之如此則省刑息  
爭好生之意不惟行於法中而并溢於法外矣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禩天子親往后  
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授以弓矢于高  
禩之前

此言祈嗣之禮也玄鳥燕也高禩先禩之神也高者  
尊之之稱所御謂御幸有娠者禮酌之以酒也韞弓  
衣也古者祈嗣必以禮而行禮必以時是月也玄鳥

至巢人堂宇而生乳於其至之日用大牢以祀先禱  
之神天子親往重其事也后妃率九嬪以助祭從其  
類也祭畢使大祝酌酒以飲嘗御而有娠者顯之以  
神賜也又屬之以弓韉授之以弓矢於高禱之前以  
射爲男子之事兆禎祥也案古禱氏祓除之祀位在  
南郊故亦謂之郊禱周詩生民篇姜嫄出祀郊禱而  
生稷商頌玄鳥篇簡狄亦以玄鳥至之時祈於郊禱  
而生契皆謂此也但商頌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者

蓋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耳而殷本紀及詩鄭注因以墮卵吞孕爲言則附會穿鑿轉失其實矣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此言春分之候而因及警戒兆民之事也日屬陽夜屬陰陽長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陽消則夜長日短分者晝夜各五十刻也是月陰陽適中無短長之差

則日夜於是乎分矣陽之聲爲雷光爲電向之伏於地者今乃奮擊而發聲而電亦始見蟄蟲咸振動而穿穴以出焉雷發聲之先三日命適人之類奮搖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天威當畏爾若有罔知忌憚不謹其動靜而至褻天者生子之形體不備其父母必有凶災可不戒哉蓋雷電者陰陽相軋而變動之氣也易大壯爲二月之卦其象辭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旣自慎其身而復其警於衆聖

人之敬天愛民可謂至矣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槩

此言因天時而平其政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  
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  
石角斛也權稱錘也槩平斗斛者日夜分而天道平  
於上故王政取法焉於度量鈞衡石則同之斗角則  
角之權槩則正之蓋鈞石出於衡斗角出於量而權  
者衡之用槩者量之用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此言始耕之事也舍猶止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東作方興耕者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以闔戶之時乃脩治其闔扇奉神之寢廟無不畢備其他固有不求備者矣用民力以作大事則妨農故戒其勿作也案鄭注少舍謂耕者少閒高氏誘則謂少有在都邑者據詩言四之日舉趾似高

說爲優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此言順生氣而戒取物之盡也漉亦竭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是月也獺祭魚而虞人入澤梁使竭澤而漁則盡其族矣故川澤之竭陂池之漉所必禁也春蒐以講武事使舉火而田則絕其類矣故山林之焚所必禁也蓋惟王者用物而不盡乎物於是有所數罟不入洿池不合圍不掩羣之制若方春而竭澤

焚林則非所以遂生物之理矣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此言開冰薦新之禮也鮮當作獻聲之誤也冬月藏冰至仲春天子乃獻羔羊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以出之先薦於寢廟所以敬其先也案古者藏冰開冰亦調燮之一事左氏傳所謂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是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此言仲春習舞樂之事也釋菜置芹藻以爲祭也必用丁者取文明之象入學習舞既命於孟春至是以上旬之丁日命樂正率學者習舞於大學而先釋菜以告先師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焉中旬之丁日又命樂正入學教學者以習歌與八音爲季春將合樂也案釋菜呂氏春秋作舍采高氏謂置采帛於前以贄神即儀禮之釋幣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此言愛物而權於用禮也圭銳璧圓皆玉器皮鳥獸之皮幣帛也孟春既犧牲毋用牝矣是月也祭祀不用犧牲而第用圭璧於當用犧牲者則以皮幣更之既不傷愛物之仁又不廢敬神之禮所謂祈以幣更是也孔氏曰此謂祈禱小祀耳若大祀自依常法如大牢祀高禘之類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

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  
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此言仲春失令之致災也仲春而行仲秋之令則其  
國大雨而多水水氣寒故寒氣總至金爲兵象而寇  
戎來征蓋酉金之氣所傷也行仲冬之令則陽氣不  
能勝陰麥應熟不熟民相掠而陰姦者衆蓋子水之  
氣所淫也行仲夏之令則陽亢而國乃大旱大旱故  
煖氣早來蟲螟因以爲害蓋午火之氣所洩也案孟

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乃記者  
序事之次第餘月可以例推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此言三月之日躔中星也季少也胃七星牽牛昏星  
名仲春之後爲季春斗柄建辰之月也日月交會於  
胃是爲大梁酉之次也昏則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  
牽牛在南方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

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此言季春時令所屬也候氣之律中於姑洗姑洗者南呂所生三分益一長七寸有奇辰律也物至辰而潔齊故曰姑洗案周語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物皆去故就新也

桐始華田鼠化爲鴛虹始見萍始生

此言辰月之候也鴛鶻之屬蟬螗謂之虹萍萍也

春時百卉向榮桐乃木之後華者至是氣盛而始華也田鼠陰類化而爲鴛遷乎陽而其性和也陰就交於陽成質而虹始見萍亦始生陽氣所浮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

麥祈實

此言天子祈蠶及祈麥之禮也。鞠衣黃桑之服也。先帝謂先代木德之君。舟牧掌舟之官。鮪似鱸。口在頷下。魚之大者是。月蠶事將與天子。乃以鞠衣薦於先帝。以祈蠶。事命舟牧覆視所御之舟。必覆以視表。反以視裏者。五乃以舟之備具告於天子。天子始乘舟。以示親漁。用薦鮪於寢廟。并以祈麥之熟焉。蓋蠶以爲衣。麥以爲食。而其所有事皆在於春。天子既於孟

春祈穀矣至是復有祈焉所以致敬致孝而盡心於農桑之務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此言順發散之令而宣德惠也句曲生者萌直生者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是月也生氣絀縕而方盛陽氣發泄而無餘草木之句者畢出



萌者盡達斯時法天出治有不可以吝嗇閉藏內而  
不出者天子於是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以賜貧  
窮振乏絕而德惠及於編戶之氓矣開府庫出幣帛  
以周遍於天下復勸勉諸侯使之聘名士禮賢者而  
德惠及於岩穴之士矣吳氏澄曰天子既自有所聘  
有所禮矣賢士在諸侯境內者又勉諸侯聘禮之蓋  
季春淑氣畢達萬物皆有以自遂故粟帛之加徧於  
中外使士民欣欣然咸有向榮之意仁恩所以與天

地同流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此言命官豫備水患之事也時雨應時之雨廣平曰原是月也命司空之掌邦土者曰季春氣和天將降時雨以滋萬物恐其過多而川澮橫溢趨下之水騰上爲災也爾其循行乎國邑周視乎原野有水高於田者恃隄防以爲捍禦脩築而利便之有田高於水

者恃溝瀆以爲蓄洩引導而順達之以至往來之道  
路有水所經行者開闢而疏通之期於毋有障塞不  
行者而已蓋農事之興資水爲灌溉而霖潦則溢而  
爲災故先時而慮之使其決也有所禦其行也有所  
洩其受也有所歸所謂有備無患者此矣

田獵宜罟羅網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

此言禁田獵之事也宜罟以捕獸羅網以捕鳥畢長  
柄小網形似畢星以掩兔翳射者所以自隱也餽之

言啗藥毒藥也季春鳥獸孚乳凡田獵之具如所謂  
置者罟者羅者網者畢者翳者以及餽獸之藥禁之  
使毋出九門以其逆生道也吳氏澄曰王城東西南  
北各三門則十二門也而云九門者蓋南方三門王  
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  
月始禁也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  
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

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其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此言后妃躬桑勸蠶而始終敬其事也野虞主田野山林之官羽拍身曰拂戴勝織紵之鳥一名戴鶯此時恆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籩筐者籩圓而筐方婦使縫線組紉之事登成也是月也命野虞禁民毋伐桑柘將以其葉飼蠶也斯時鳴鳩拂羽而戴勝降於桑正蠶始生

之候矣曲植籩筐養蠶之器莫不先期具備后妃乃齊戒親東鄉以迓時氣躬自采桑以先之禁婦女毋脩飾容觀省節婦使以勸蠶事迨至蠶事既成則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屬分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計其功之多少以供天子郊廟祭祀之服而毋敢懈忽焉案周禮內宰之職仲春詔后妃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爲祭服所自出與天子親耕並重其禮誠以敬天勤民之事莫大乎此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  
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  
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此言命工以飭材制器之法也工師百工之長司空  
之屬官也五庫卽金鐵諸物所藏之舍也視物之善  
惡皆有舊法謂之量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察五  
庫中所貯之物悉遵舊法以稽其美惡如金也鐵也  
鳥獸之皮革也筋也角也齒也羽也竹之箭也木之

榦也脂也膠也丹也漆也皆所以章物采備器用者  
必毋或有不良焉於時百工各治其事工師之監臨  
者尤當每日號令以二事爲戒其一不得悖逆時序  
以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一不得過爲奇巧以搖動  
君心使生奢侈如是則順天時遵王制而器無弗善  
矣案五材之物登於五庫者本無不良而於此必加  
審察者以藏貯既久而季春陽氣蒸潤恐有變質易  
色也方氏慤云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



上心一則因其作而戒之一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也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此言大合樂而重其事也孟仲習舞習樂至此則教已成矣是月之末擇日之吉者大舉衆樂而合之天子乃帥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焉蓋樂之成將薦之郊廟奏之朝廷用之鄉射燕享其微可以格天神和上下養德性育人材故禮從其重必於是月之末者

以陽氣畢達而宣豫順於天下也方氏慤曰月令言習舞者主樂之容習吹者主樂之聲樂則於聲容無所偏主也不言入學然以視習舞推之則於學可知不言命樂正等官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樂師可知矣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此言順時序以廣孳生也是月也春陽旣盛物皆產育乃合累牛騰馬羣遊而就牝於牧以俾其蕃息若

有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以備稽校焉案高氏云累牛父牛騰馬父馬累負而上騰躍而起皆牡欲就牝之形陳注謂累繫之牛非是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此言逐陰慝以全陽氣也難與儼通周禮夏官方相氏掌之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揚盾帥百隸索室驅疫以狂夫四人為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畢終也季春陰寒將盡恐其氣猶有伏匿而不出者將為

癘以害物故命國中難以逐疫於九門披裂牲體以攘禍於四方之神蓋欲除陰以全陽而使春氣之得其終也案高氏曰南西北九門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使木氣盡達也蓋陰慝之氣莫盛於冬而春秋次之故春秋俱難冬則大難旁磔獨夏無之者陽氣盛時陰慝不能作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

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此言季春失令之致災也。肅謂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水譌相驚也。季春而行季冬之令則寒氣以時而發草木之枝葉皆縮栗國中時有譌言相驚恐蓋丑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夏之令則民多暑疫之疾亢旱而時雨不降山林所種不收蓋未土之氣所應也。行季秋之令則天氣斂而多沈陰秋霖早降金氣旣動兵革並興蓋戌土之氣所應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三百十六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八

月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此言四月之日躔中星也夏大也取陽氣發越萬物長養之意畢翼婺女皆星名三春之後火德乘令於時爲夏孟夏爲建巳之月日月交會於畢是爲實沈申之次也昏則翼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女星在南方

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  
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此言孟夏時令所屬也祝融火官杜預云祝融明貌  
夏王在火所屬之干爲丙丁丙炳也丁成也萬物炳  
然著見而強大也其帝則爲炎帝其神則爲祝融其  
蟲則爲羽南爲朱鳥火屬也其音則爲徵徵以爲事  
夏氣和則徵聲調氣至律應則中中呂中呂者無射



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有奇巳律也其數則七地二  
生火天七成之舉成數也其味則為苦惟火炎上炎  
上作苦其臭則焦物以火化故其氣為焦也其祀竈  
火之養人者也當祭而先用肺肺於藏為金金尅於  
火故也案鄭注引易大傳曰齊乎巽相見乎離離象  
為火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則萬物變化書所謂  
南訛是也

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言已月之候也螻蛄蛙也王瓜本草作菝葜謂之瓜者其根似也螻蛄至是而鳴陰伏者乘陽而出也蚯蚓亦於是乎出陰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色赤於是乎生感於火之色也苦菜味苦於是乎秀化於火之味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此言人君順孟夏所宜之事也色深為朱淺為赤駟

馬名粗猶犬也夏為離明之象位處於南天子於是居明堂左个南堂之東偏也所乘則為朱路駕以赤駟載以赤旂衣以朱衣服以赤玉食為菽與雞而其器則高以粗象萬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此言天子迎夏及行賞之事也是月立夏大史於先  
三日告之天子曰某日立夏木氣既謝火德方伸時  
序一更不敢不告天子乃齋戒於立夏之日親帥三  
公九卿大夫至於南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在南故於  
是乎迎而祭炎帝祝融之神焉畢而還反行賞於內  
封諸侯於外慶賜遂行而受之者無不欣說凡以順  
時而奉天也案春秋言帥諸侯者蓋以其為朝覲之  
時夏冬不言鄭注以為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

文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此言立夏應行之政也立夏之後因將飲酎乃命樂師習合禮樂辨其周旋進退之儀審其律呂聲容之節又命大尉於才之桀俊者贊而出之於德之賢良者遂而升之於力之長大者舉而用之凡行爵出祿必當其位而無或濫予焉案三王之官有司馬而大

尉則係秦官此曰大尉非古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  
大樹

此言王政所以仁草木重農蠶之事也繼長增高謂  
草木蕃庶也孟夏生物暢茂至此而長而高則陽氣  
上達矣必勸培育以繼續增益之毋使有壞墮可也  
若於斯時而有土功之起大衆之發大樹之伐是妨  
於蠶農而逆時氣矣故俱以為禁焉或曰繼長增高

謂隄防也

是月也天子始締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  
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是月  
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  
麥先薦寢廟

此言天子所以重農時也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是  
月也為暑之始涼締可以禦暑於是天子始締以農  
事方殷命在外之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其勤者

勸其惰者而勿令失時命在內之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力興作而毋使或休於都是月也獵以驅獸使無害五穀故夏獵謂之苗而毋或大為田獵恐傷稼也至麥始熟而升於場天子乃以彘嘗之務散其熟而必先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也案月令之義以農時為本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身故所以為農敕禁者無不至焉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

此言王者因時順氣之政也靡草謂枝葉靡細陰類也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是月也陽氣方盛草木蕃滋則聚畜百藥以供醫事凡物感陰氣而生者必不能勝至陽故靡草於是乎死百穀至秋而熟而麥獨成於夏故麥秋於是乎至當是時也於刑之薄者即結斷之罪之小者即決遣之繫之輕者即縱出之所以釋滯而崇寬也案聚畜百藥疑合下斷薄

刑三句為一節靡草死二句則記候也當在苦菜秀  
之下殆因聚畜百藥之文而錯簡耳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此言蠶畢而敬其事也蠶於季春分繭至此而其事  
畢則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焉外命婦之繭稅收其  
什分之一視桑之多寡以均齊之凡公卿大夫之妻  
與士之妻雖貴賤長幼不同而繭稅則一夫既用近

郊之公桑以為蠶而繭不悉輸於公者為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以其餘入已而為之至所獻所稅之繭則皆以供天子郊廟之服也或曰內命婦獻繭所以給主祭之服外命婦繭稅所以給助祭之服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此言因時而隆燕臣之禮也酒重釀曰酎稠濃之義也禮樂即前樂師所習合者是月也天子行燕會之

禮春時所造之酒至此而成於是與羣臣飲之而禮樂交作禮以將其文樂以宣其和也孔疏曰此在朝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則皆於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此言孟夏失令之致災也苦雨雨多而人苦之也鄙邊鄙也保與堡同小城也格至也孟夏而行秋令則

當陽而陰氣乘之苦雨爲之數來而五穀反以不滋  
四鄙之人避侵掠而入居城堡蓋申金之氣所洩也  
如行冬令則肅殺氣盛而草木早枯後則大水洊至  
致敗城郭蓋亥水之氣所傷也如行春令則物之蟄  
者以啓而蝗蟲因以爲災春於方爲東東主風而暴  
風來至春氣發越木盛於末而草之秀者不實蓋寅  
木之氣所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此言五月之日躔中星也東井亢危昏星名仲夏爲建午之月日月交會於井是爲鶉首未之次也昏則亢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危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此言仲夏時令所屬也蕤賓者應鍾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有奇午律也陽極陰生陰生爲主陽謝爲賓也

小暑至螳螂生鷦始鳴反舌無聲

此言午月之候也螳螂蟲名一名蜥父一名天馬鷦  
反舌皆鳥名鷦一名伯勞一名伯趙反舌一名百舌  
暑氣當季夏而極仲夏猶未盛而小暑至矣微陰方  
肇物亦應時而動故陰類若螳螂與鷦或感之而生  
或感之而鳴反舌之鳥感陽中而鳴者至是則感微  
陰而無聲矣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大廟南堂之當大室者

養壯佼

此言順時長養之事也盛夏之時於人之壯大佼好者養之以助時氣蓋疆圉軍旅之役盛世所時有是故舉長大養壯佼皆以儲材於豫也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  
竽笙箎簧飭鐘磬祝噎



此言將雩而先謹備樂器也凡十九物皆樂器鞀卽  
鼗也鞀所以裨助鼓節者鞀鞀鼓皆革音琴瑟皆絲  
音管簫皆竹音干戚戈羽皆舞器竽笙箎皆匏音三  
者皆有簧簧管中之金薄鏐也鐘金音磬石音柷敔  
皆木音祝以合樂之始敔以節樂之終是月也將用  
大樂以脩雩祭爰命樂師於鞀鞀鼓則脩之以理其  
敝於琴瑟管簫則均之以平其音於干戚戈羽則執  
之以習其儀於竽笙箎簧則調之以和其聲於鐘磬

祝敵則飭之以整其具如是而八音備矣方氏慤曰  
鞀鞀鼓之與鐘磬祝敵其聲質而一故脩飭之而已  
琴瑟管簫竽笙箎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干戚  
戈羽無聲持執之以待用可也故言之別如此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此言雩祀之典也有司禮官雩祭名吁嗟其聲以禱  
雨故名雩百縣畿內之邑也樂旣備而祀事以舉是

時陽盛之極恐以亢而致旱乃命有司爲民祈祀於山川百源以其能興雲雨也然後天子親大雩於上帝而衆樂俱作以神莫尊於天也又命畿內之邑雩祀百辟卿士當時有功德於民者祈穀之實冀其沒亦有以益民也案此爲天子之禮侯國亦有舞雩特禮從其殺耳雩應在四月而記謂在仲夏者陸氏佃云記事之法舉中則上下見也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

此言仲夏薦新之禮也。雛，雞也。羞，進也。含桃，朱櫻也。是月也，火德方盛，黍爲火穀，始熟而升於場。天子乃以雛嘗之，進以含桃，而必先薦於寢廟，所以重時物也。案月令無薦果之文，仲夏獨羞含桃者，以其含陽之色而成異於他物，故特記之。疏以爲諸果亦時薦者是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

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此言順時節宣之政也母艾藍未詳鄭注曰夏小正  
五月啟灌藍蓼藍當栽培未可遽刈也門謂城門閭  
謂里門挺者拔出之義是月陽達於外令民毋艾藍  
以染爲傷長氣也毋燒灰爲傷火氣也毋暴布不以  
陰功干陽也門閭毋閉關市毋索順陽敷縱也挺重  
囚益其食尚寬大也季春游牝於牧今姪孕已遂於  
是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所以止踷齧而令其

蕃息也案馬政如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庾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皆是灰呂氏春秋作炭高氏曰毋燒炭草木未成也或謂與後伐薪爲炭相應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此言因時致謹之事也至猶極也是月也日行北至

於東井故日之長爲已極其時微陰肇起是陰方來而與陽爭乃死生所由分也君子齊戒以養心掩蔽以防身而慎動毋躁聲色則止而毋或進滋味則薄而毋致和者欲必節以定其心氣令百官皆靜止其事不得輕有作爲而於用刑尤以爲戒皆所以順養柔陰而使之無所虧損也案爾雅訓晏作柔應氏鏞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安靜以俟其成此以杞包瓜之義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此又言午月之候也解脫也半夏藥名生於夏半故名木堇木名別於堇草故名也鹿本陽類感陰氣而角解蟬本陰類亦感陰氣而鳴半夏於是乎生木堇於是乎榮物候之可見者又如此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此亦言順時之事也積土曰臺有木曰榭是月也不



可以用火於南方恐氣過盛也可以居高明而遠其  
眺望山陵臺榭皆高明之所升焉處焉順陽氣之在  
上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  
則五穀晚熟百螾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  
果實蚤成民殃於疫

此言仲夏失令之致災也雹雨冰也螾蟲名其類衆  
故曰百螾仲夏而行冬令則陰包乎陽凝爲雹凍而

傷穀閉塞其氣則道路不通陰賊相感則暴兵來至  
蓋子水之氣所傷也行春令則生之日長而五穀晚  
熟春氣盛於末而百螻之食苗葉者時起其國於是  
乎饑蓋卯木之氣所淫也行秋令則氣候向乎收斂  
而草木見其零落果實見其蚤成民當盛暑而感秋  
氣則相薄成疾而殃於疫蓋酉金之氣所洩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此言六月之日躔中星也柳星名火大火心星也季

夏為建未之月日月交會於柳是為鶉火午之次也昏則火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奎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此言季夏時令所屬也林鍾者黃鍾所生三分去一長六寸未律也白虎通曰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多也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此言未月之候也溫風景風也至極也蟋蟀蝥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至是而溫風始極蟋蟀之生於土中者羽翼稍成未能遠飛而居壁鷹始摯而學習攫搏腐草爲暑濕所蒸而乘火爲螢矣應氏鏞曰物得氣之先蟋蟀居壁迎涼氣之微鷹乃學習迎殺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命澤人納材葦

此言順時用物之事也材葦蒲葦之屬王者備物致用必因乎時之所宜乃命漁師於蛟則伐之於龜則登之於鼉與鼃則取之以盛暑之氣燥其皮甲可耐久也又命澤人納澤中之材葦以葦至秋而挫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案周禮云秋獻龜魚又云取龜用秋時今書於此月者蓋周之八月卽夏六月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此言因時以重祀典也四監舊謂卽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秩常也斂芻爲牧養之用各有常數也是月也有大享焉於是命四監大合畿內百縣所常給之芻以養犧牲命民咸出其力以刈之外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內以祀宗廟社稷之靈而

卽以爲民祈福蓋王者之心乎民而不自私有如此者馬氏曰令民咸出其力所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祠神靈爲民祈福則所謂先民後己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旂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此言祭服之當謹也婦官周禮有典婦功典臬染人等此指染人也采謂五色黼黻文章皆兩色間染者

貸讀曰忒章章識也給當作級是月也時當暑濕於染爲宜爰命婦官染五色之采凡白與黑之黼黑與青之黻青與赤之文赤與白之章必以舊法故事而無或差忒其單染之正色有黑黃倉赤之不同必求其質正良善而不敢詐僞凡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旂章其貴賤等給之度皆以此別之案染采乃染絲非染帛也染其絲而以兩色間織之則爲黼黻文章以一色專織之則爲黑黃倉赤五色不及白以所受



者爲本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此言順時以助養氣也虞人謂山虞神農謂農之神主稼穡者是月也主於長養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巡行毋有所斬伐是時土將用事其氣欲靜故不可

以創建土功不可以會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以此皆爲大事舉則人心不安而搖長養之氣故戒之且舉大事而預爲發令使民有所待是妨神農之事也蓋未月爲水潦盛昌之月百穀被其澤而向於成是神農正將主持其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悖乎時而殃及之矣案孔氏曰土雖寄王於四季但南方之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西方之金未月正當金火之間故土將用事而氣欲靜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此言除草壅田之事也溽濕也薙刈草也燒薙燒所薙之草也是月也土氣蒸鬱而爲濕暑大雨亦應之而時行前此所薙之草旣乾而燒之則大雨行於所燒之田而草不復生是利以殺草也日暴水沸其熱如湯凡草之燒爛者并可糞田疇可以美疆土是化無用爲有用也案周禮薙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

暴之至六月合燒之蓋火燒水漬故能變瘠地而爲肥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效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此言季夏失令之致災也鮮如字季夏而行春令則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穀實方鮮而隕落國多因風而效疾民亦象風之轉移乎物而有遷徙蓋

辰土之氣所應也如行秋令則水氣多而立隰皆潦  
禾稼被傷而不熟陰氣過盛而女之妊孕多敗蓋戊  
土之氣所應也如行冬令則因風而寒不以時鷹隼  
感厲氣而蚤鷙四鄙之人因時類斂藏疑而入保蓋  
丑土之氣所應也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  
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

心

此言土德之所應也五行唯土無定位無專氣寄旺於四時之季月各十八日而莫盛於季夏者以其適居中央也所屬之干爲戊己戊茂也已起也萬物至是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也其帝則爲黃帝其神則爲后土其蟲則爲倮倮之言露人受土沖和之氣以生故爲倮蟲之長也其音則爲宮宮土也其律則中黃鍾之宮土所以生萬物黃鍾之宮亦十二律所從生也其數則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以生爲本

五蓋生數也其味則爲甘土爰稼穡穡穡作甘其臭則香物以火化故氣爲香也其祀中雷在室之中央卽土神也當祭先用心以心居中爲君象屬火又火生土也張子曰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兌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案十二律有黃鍾又有黃鍾之宮蓋別爲一管也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

以爲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自黃鍾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於應鍾四寸二分則其中閒長短相距取用之數蓋三寸九分而已於此三寸九分之内穴孔而吹之乃黃鍾所含之少聲也朱子曰黃鍾之宮如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爲黃鍾不動十二弦却柱起應十二月此足以決千古之疑矣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閔

此言土王用事之時居處服御之所宜也大廟大室謂中央室大路謂殷路季夏既居明堂右个矣至是又居於大廟大室以合中央之義所乘則殷之大路飾以黃而取其尚質所駕之馬所載之旂以及所衣之衣所服之玉俱用黃色凡以應時宜也食爲稷與牛以稷爲五穀之長牛爲土畜也其器則圓以閔象

土之周四時容萬物也案中央之室獨稱大室者孔氏云土爲五行之主故尊之也其用大路以別於四時之用鸞路者亦此意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八

謹案卷十七第十六頁後四行少有在都邑者刊  
本少有訛有少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三行開府庫刊本開訛閉今改

卷十八第九頁前八行載赤旗刊本赤訛朱據監  
本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腐草為暑濕所蒸刊本草訛章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燁

校對官檢討臣朱勳

騰錄監生臣赫爾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十七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九

月令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此言七月之日躔中星也火德既休土生金而金風  
司令於時為秋孟秋為建申之月日月交會於翼是  
為鶉尾巳之次也昏則建星在南方之中旦則畢星  
在南方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暎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此言孟秋時令所屬也蓐收金官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也秋德在金所屬之干為庚辛庚更也辛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也其帝則為少暎其神則為蓐收其蟲則為毛獸曰毛蟲西為白虎金之屬也其音則為商商屬金秋氣和則商聲調氣至而律應則中夷則夷則者大呂所生三分去一長五寸



有竒申律也其數則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舉成數也其味則為辛金從草作辛也其臭則腥物以金化故其氣腥也其祀門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當祭而先用肝肝於藏為木木剋於金故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此言申月之候也涼風西風也白露秋露也寒蟬謂寒螿似蟬而小行戮言鷹之殺鳥也是時未至於寒而其氣已涼故涼風始至且陰氣漸重露凝而色白

故白露亦於是乎降蟬生於暑而逮乎始寒故寒蟬亦於是乎鳴鷹感肅殺之氣必先殺鳥以祭而始行戮以食所謂鷹隼遇秋而擊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此言人君順孟秋所宜之事也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曰駱秋為陰成之候位處於西天子於是居總章左个西堂之南偏也所乘則為戎路駕以白駱載以

白旂衣以白衣服以白玉食為麻與犬而其器則廉以深象秋氣之烈而斂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此言迎秋氣而飭武事也順猶服也是月立秋太史

亦先三日告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火氣既謝金德方伸時序一更不敢不告天子乃齊戒於立秋之日親帥公卿諸侯大夫至於西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在西故於是乎迎而祭少暎蓐收之神焉畢而還反乃體天地之義氣而賞軍帥武人於朝爰命將帥選士人厲兵器於才之桀俊者簡擇練習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凡有暴於下慢於上者皆詰問而誅戮之此所以章明好惡而順彼遠方之道也蓋王者之兵毒天

下即以懷萬邦故不言威而言順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此言順時氣以制刑也理治獄之官羸猶緩也是月也命有司脩明法制繕治囹圄具備桎梏於以禁止姦心慎罪邪僻而於姦邪之大者則務搏執之又命獄官瞻夫皮膚之有傷察夫血肉之有創視夫筋骨

之有折審夫支體之既斷者而慎恤焉蓋先王之決獄訟也必主於端平而至於有罪當戮與夫麗於刑而當嚴以斷之者又未嘗不謹守其法也所以然者天地之氣至秋而始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羸故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此言孟秋薦新以及順時收斂之事也穀謂稷也坏

培也是月也百穀用成而稷為五穀之長於是始熟而升於場天子將以嘗新而必先薦於寢廟所以重時物也命百官始收斂以順天時完固隄防謹慎壅塞以備水潦之將至於所居之地內以脩葺其宮室外以坏益其垣牆又外以補繕其城郭而無所不致其慎焉應氏鏞曰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完隄防謹壅塞皆所以為民禦患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此言不可違時以干秋氣也割地諸侯有慶割與之也是月也氣尚收斂凡有舉動更張之大者俱所宜禁故毋以封建諸侯毋特立大官毋分割土地以及行大使於外出大幣於內皆恐其違時令也案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亦其大致然耳仁義之用交發而相成豈可偏執哉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



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此言孟秋失令之致災也介蟲如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之類也孟秋而行冬令則陰氣太勝而主殺於是乎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蓋亥水之氣所洩也行春令則陽亢而其國乃旱陽氣既往而復還五穀不能成實蓋寅木之氣所損也行夏令則火德復王乃多火災熱極生寒其氣不節而民之感其氣者因多瘧疾蓋巳火之氣所傷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

此言八月之日躔中星也角觜觶皆星名仲秋為建酉之月日月交會於角是為壽星辰之次也昏則牽牛在南方之中旦則觜觶在南方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此言仲秋時令所屬也南呂者太簇所生三分去一長五寸有奇酉律也以酉為正西氣至南而化行於

西故曰南呂鄭氏引周語曰所以贊陽而秀物也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此言酉月之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是時秋氣漸深而盲風以至鴻鴈則自北來南玄鳥則自南歸北羣鳥因寒無可食多預儲美食以備冬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太廟西堂之當太室者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此言順時養老之事也行猶賜也糜亦粥也是月也  
四陰浸長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  
於是養衰老以助其氣而授之几杖行賜糜粥飲食  
禮有所隆而惠無不徧也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自  
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  
鯁祝噎正宜用此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此言因時而為正服之事也司服官名宗伯之屬秋氣漸深寒將益至爰命司服於衣裳之未備者條具之於未適乎宜者飭正之在祭服則繪衣繡裳有常制也自玄衣一章至袞衣九章制有小大也衣取諸乾而被於上體裳取諸坤而垂於下體度有長短也其朝燕及他服亦有劑量必循舊法而不得更為新

異以至首之有冠身之有帶亦皆有常此又因制衣而併及之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此言順時以慎刑也申重也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是乃命有司而申嚴之罪之當刑有百而斬殺為重尤在乎必當其罪毋或凌弱違強而至於枉撓蓋枉撓則不當而逆天之理有司未有不反受其殃者故

不容於不加慎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此言饗帝備物之事也宰主牲者祝告神者是月也將舉祭饗宜省牲以待用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而省視其色之純全與其體之完具復按芻豢之養以瞻肥瘠之形容其物色之為駢牲黝牲各因陽祀陰祀

而比其類更量其體之小大視其角之長短必皆中乎法度而後用之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既已備當則上帝其歆饗之矣蓋祭祀之禮誠以備物而物以達誠在乎內外之交盡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此言因秋而行難與薦之事也難儼同時當秋肅而陽暑不衰則煩鬱之氣將有浸淫而為癘者天子乃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以達秋月清涼之氣又因麻



始成熟以犬嘗麻而必先薦於寢廟焉案季春國難以畢春氣季冬大難以送寒氣此獨言天子難以達秋氣者陳氏澔云其難以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此言順時而戒斂藏播種之事也是月也時殺將至

宜有斂藏之備於是將以居民則築城郭建都邑而工可以作於上將以藏物則穿竇窖脩囷倉而工可以作於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穀之外必務畜菜菜之外且多積聚為禦冬之備也又勸民種麥而令毋失其時其有惰農失時者行罪無疑以麥為接絕續乏之穀故尤重之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此言秋分之候而法天以平其政也。坏益也。益其蟄。戶使通明處稍小。及寒甚乃塞也。是月也。日夜適均。而氣向乎斂。雷始收聲。蟄蟲咸以土增益。其戶殺氣。浸以盛。陽氣日以衰。而水始涸竭。蓋水乘乎氣。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且日夜分。而天道平。於上。故王者法而行之。如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又大畧與仲春相似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

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  
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此言順時以足財用也易謂輕其稅使民利之是月  
也秋物既實萬寶告成可以通貿易矣輕關市之稅  
招來商旅而納其貨賄以便民用由是四方來集遠  
鄉皆至則財於是乎不匱此所以上無乏用而百事  
遂也然又不可恃富強而妄作凡舉大事無逆天之  
大數而順時以行之因類以守之可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此言仲秋失令之致災也仲秋而行春令則少陽氣動而成物之雨不降春主生而草木生榮木生火而國有火訛之恐蓋卯木之氣所應也行夏令則陽亢而其國乃旱氣煖而蟄蟲不藏陽盛而五穀復生蓋午火之氣所傷也行冬令則風殺物而其災數起雷

先時而收聲草木於是子蚤死蓋子水之氣所洩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此言九月之日躔中星也房虛皆星名季秋為建戌  
之月日月交會於房是為大火卯之次也昏則虛星  
在南方之中旦則柳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  
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此言季秋時令所屬也無射者夾鍾所生三分去一

長四寸有奇戌律也陳氏祥道曰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此言戌月之候也大水海也是時鴻鴈之來者猶止而未去有如賓之寄寓者然陽化於陰故爵入大水為蛤秋金之色以黃為正故鞠至是而有黃華陰殺之氣已極故豺於是乎祭獸而戮禽以食也案八月鴻鴈來啓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鴈非中

國之鳥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此言命官收斂之事也內猶入也是月也申嚴號令以命百官無論貴之與賤皆務收斂於內以會合天



地之閉藏而無或宣出以悖時令焉案季春言不可  
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此陽舒陰斂之大分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祇敬必飭

此言命冢宰收斂之事也要者穀入之數謂歲要也  
農事既畢爰進冢宰而命之蓋前此趣民收斂而未  
備者今則無不備收可舉五穀豐耗之成數而國用  
有所準矣至於籍田所收則藏其穀於神倉以供粢

盛而祇敬必飭焉先王所以養人事神者其重如此  
方氏慤曰豳詩言十月穫稻而此即言備收蓋以地  
氣有早晚之故必命於冢宰者以冢宰實制國用而  
甸師之掌耕耨王籍又隸於天官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

此言順時以息民也總猶聚也是月也氣寒而霜始  
降作者既有不便而器亦不堅則百工於是而皆休

又命有司曰當寒氣凝聚而至如猶力作於外民必  
有不能勝者其皆令入室以避之是故初夏則毋休  
於都深秋則皆入於室時使然也

上丁命學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  
天子

此言習樂饗帝之事也春夏習樂以祈穀矣至是將  
為秋報乃於上旬之丁日命樂正入學習吹以和其  
聲蓋是月也萬物皆成故大饗帝於明堂又於宗廟

舉行嘗祭凡所用之犧牲必告備於天子者昭其慎也案注疏以嘗為嘗祭羣神吳氏澄謂是宗廟秋祭吳說近是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此言順時頒制之事也天子於歲功將成之時外則總命諸侯內則頒制百縣為受來歲之朔日與稅貢

之法蓋諸侯稅於民而貢於王其輕重多寡之數必以道路之遠近及土地所宜為度以此給郊廟之事而無有所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多少不如法制也案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朔於諸侯而此屬於季秋者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也鄭氏樵曰此言來歲是秦正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則夏正也亦猶豳風七月之詩於二之日之下曰何以卒歲是夏正也於十月蟋蟀之下曰曰為改歲則周正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  
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  
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此言秋獮之事也僕周禮戎僕也七駟天子馬有六  
種各一駟主之并總主者為七駟也旌旒司常所掌  
九旗之屬主祠典祀之官是月也天子乃因田獵而  
教以戰陳習用弓矢及矛戈戟之五兵又班布乘馬  
之政令以類其色之同異與力之強弱當其耒田也

命戎僕與七駟皆駕六馬載九旗若旌旒之屬授車  
各以等級整其行列向背陳設於軍門之屏外軍皆  
南向司徒搢扑於帶而北面以誓之及其將田也天  
子乃嚴厲武飾必執弓挾矢親獵而先供祭然後羣  
臣以次而殺獵既竟命典祀者祭此所獲之禽於四  
方之神以明報本此皆秋獮之事也李氏曰先王之  
田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其慎動盖如  
此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  
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此言順時以施嚴肅之政也內謂穴之深處瑾塞也  
是月也觀於植物則草木皆黃落乃伐薪為炭以禦  
寒觀於動物則蟄蟲咸俯而向下又塗塞其戶穴是  
陰殺之氣方盛也乃於刑與罪之相得者趣而決之  
而不至於有淹繫於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亦  
收之而不至於越分踰等焉因秋令而益加飭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此言季秋薦穀之禮也是月也百穀皆成而稻為水穀今始成熟於是進之天子以犬嘗之而必先薦於寢廟所以重時物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噎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此言季秋失令之致災也季秋而行夏令則多暑雨

而其國大水冬藏從而殃敗民則氣窒於鼻聲發於口而多飢噎之肺疾蓋未土之氣所應也行冬令則感陰邪之類國多盜賊而邊境不寧土地以寒重而分裂蓋丑土之氣所應也行春令則巽主風而煖風來至散緩而民氣解惰當肅殺而少陽動作則兵興不得止息蓋辰土之氣所應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十八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

月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此記十月之日躔中星也冬終也取萬物終藏之意  
金數既窮水德迭王於時為冬孟冬建亥之月日月  
交會於尾是為析木寅之次也昏則危星在南方之  
中旦則七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  
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此言孟冬時令所屬也彭氏曰水北方玄深而冥昧  
故取為神名高氏曰行門內地也一作井冬德在水  
所屬之干為壬癸壬任也癸揆也萬物懷任於下揆  
然萌芽也其帝則為顓頊其神則為玄冥其蟲則為  
介介甲也龜鼈之類北為玄武水屬也其音則為羽  
羽屬水冬氣和則羽聲調氣至而律應則中應鍾應

鍾者姑洗所生三分去一長四寸有竒亥律也其數則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舉成數也其味則為鹹水潤下作鹹也其臭則朽氣若有若無為朽其祀行行為道路往來之處冬則陰往而陽來也當祭而先用腎腎為水也陳氏澔曰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此言亥月之候也大水淮也蜃大蛤也是時天地閉  
塞為重陰之始故水以陰而凝於是始冰地感陰而  
結於是始凍陽為陰化故雉入大水而為蜃陰陽之  
氣不交而極乎辨故虹藏伏而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閤以奄

此言人君順孟冬所宜之事也鐵驪驪馬鐵色也深  
為黑淺為玄閤者中寬奄者上窄冬為陰寒之候位

處於北天子於是居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所乘則為玄路駕以鐵驪載以玄旂衣以黑衣服以玄玉食為黍與彘而其器則閔以奄以象物之閉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卹孤寡

此言迎冬而行賞卹之事也死事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是月立冬太史亦先三日告之天子曰某

曰立冬金氣既謝水德方伸時序一更不敢不告天子乃齊戒於立冬之日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至於北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在北故於是乎迎而祭顓頊玄冥之神焉畢而還反因殺氣之盛而念死事之臣因死事之臣更念及其孤寡從而賞之卹之所以順時報功且激勸忠義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此言謹卜筮之事也太史掌卜筮之官筮著策也釁  
塗以血也聖人幽贊神明卜筮之用由來尚矣是月  
也命太史取龜策而釁之龜以下而有兆筮以筮而  
有卦必占之審之以察其吉凶如有阿私黨比者則  
罪之而無有掩蔽蓋所謂假於卜筮以疑衆者固法  
之所不宥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  
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

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  
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此言天子禦冬之具以及順時閉塞之政也鍵牡閉  
牝也蹊徑禽獸之道也是月也寒氣方盛季秋所獻  
之功喪天子始服之而命有司曰天氣騰於上地氣  
降於下陰陽之氣不交所以閉塞而成冬也凡蓋藏  
之在官者命百官加謹焉積聚之在民者命司徒循  
行而使之無有不斂致謹於其內故於城郭則坏之

於門閭則戒之而又脩其鍵閉慎其管籥致嚴於其  
外故於封疆則固之於邊竟則備之而又完其要塞  
謹其關梁塞其蹊徑此皆順時之政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  
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此言謹終之令也衣裳謂襲斂所用也喪事有紀必  
因時而飭正焉如於衣裳之多寡則辨之棺槨之厚  
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則審之是其厚薄之度各視

乎貴賤以為差等蓋喪紀者人事之終冬者歲時之終以歲時之終而節人事之終乃其宜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此言考工之事也效獻也功致功力密致也是月也霜降而百工休則器用成矣爰命上師獻百工之功陳設祭器而必案以舊法毋或作為淫靡巧變以蕩

上心必以功力密致者為上物既成而後即令工人自刻其名於器以察其實如或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而無所於貸考工之嚴若此此工之所以信度也

是月也大飲烝

此言農畢燕臣之事也烝升也升牲體於俎也是月也農功已畢物之可薦者衆於是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升牲體於俎是為大飲烝

之禮方氏慤曰孟夏飲耐用禮樂則飲烝可知陳注  
因烝祭而與羣臣大飲者非是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  
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此言蜡祭之禮也天宗日月星辰也社以上公配祭  
故曰公社臘冬祭名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天子既  
樂歲功之成乃為民祈來年之澤於天宗大割羣牲  
以祀公社而及於門閭又獵取禽獸以祭先祖與五

祀此皆所謂蜡祭也至若農民則三時之務亦已勞矣於是勞之使得休息蓋一張一弛之道也案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注故以為互文祭舉於冬在周曰蜡在秦曰臘今行於孟冬建亥之月其為秦人所述無疑矣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此言簡習武備之事也農功既隙為講肄武事之時天子乃命將帥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

力以視其才皆所以順陰義也舊說以為仲冬將大閱故簡習之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此言命官以嚴川澤之禁也水虞謂漁師周禮澤虞獻人也是月也水既涸而可以收賦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所出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用不得侵削衆庶兆民過取其財以斂怨於上其有若此者



罪在必行而無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此言孟冬失令之致災也孟冬而行春令則風足解凍而凍閉不密地氣因以上泄陽主發散而民多流亡蓋寅木之氣所泄也行夏令則盛陽振作而國多暴風方冬而不見其寒蟲之既蟄者復出蓋巳火之

氣所損也行秋令則寒反遲而雪霜不以其時金勝而小兵時起有摯斂之象而土地侵削蓋申金之氣所淫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此言十一月之日躔中星也斗東辟軫皆星名辟壁同仲冬為建子之月日月交會於斗是為星紀丑之次也昏則壁星在南方之中旦則軫星在南方之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

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此言仲冬時令所屬也黃鍾者律之始長九寸子律也孔氏曰黃中色鍾種也陽氣始種於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

冰益壯地始拆鶡旦不鳴虎始交

此言子月之候也壯堅且厚也鶡旦鳥名寒氣更甚則水之冰者於是而益壯地之凍者於是而始拆夜鳴求旦之鳥本為陰類感微陽之生得所求而不鳴

卷二十一  
矣虎為陰物亦始感於陽氣而相交矣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菘其器閔以奄

玄堂大廟北堂之當大室者

飭死事

此亦言謹終之令也死事如喪大記云復而後行死  
事也孟冬既飭喪紀矣至是而又飭之以王政所重  
在乎養生喪死無憾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此言閉藏之令也土事土功也暢充也陰氣凝固乃命有司於土功則毋作慎毋發掩蓋又毋發室屋與起大衆皆所以固而閉也夫天地之閉氣一如房室之藏人若地氣沮壞宣泄是謂發天地之房將害及於物而諸蟄皆死害及於民而疾疫喪亡相隨而見

矣所以然者以此月命為暢月萬物皆當使充實於  
內不宜違時發動故也案農隙之後凡成梁乘屋及  
教大閱諸事悉將於是月為之此所禁戒蓋偏論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  
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此言申明內政也奄者精氣奄藏之稱尹則主領奄  
豎之官也淫謂女工之竒巧者是月也命奄尹申明  
宮中之禁令審察門閭謹慎房室於內外之門戶必

重閉以嚴之減省婦功禁作淫巧雖有貴戚近習易於驕侈者且母有不禁則疏賤可知矣案此亦屬秦制若周禮宮禁之事掌於內宰宮正宮伯皆士大夫為之而又總於冢宰凡嬪御閭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差貸

此言所以飭酒政也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秫稻

酒材也湛漬熾炊物事也國家所以供祭祀待賓客者必需乎酒故於既獲之後命大酋釀之於秫稻必齊而裁以量於麴蘖必時而制以候由是加以湛熾必潔而無污和以水泉必香而無穢盛以陶器必良而不漏又且火齊必得而適生熟之宜酒工兼此六事大酋監之勿令違其法式而酒政舉矣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此言順水德而行祈祀之禮也大川名源若江淮河



濟之類冬令方中水德至盛宜為民祈福天子爰命  
有司行祈祀之典如四海為水之所聚大川名源為  
水之所出淵澤為水之所鍾而息井泉為水之所汲  
而養者其神無不徧焉應氏鏞云夏之祈火勝水弱  
遵其流委廣其潤澤也此之祈盛德在水鍾其淵源  
厚其淳畜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馮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  
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

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此申收斂之禁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在山  
林則榛栗之屬在藪澤則菱芡之屬孟冬既命百官  
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而使無有不斂矣若是月  
也猶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獸畜猶有放佚者則是  
游惰之民也他人即取之亦在所不詰矣至於山林  
藪澤有能資其物以為食者則使野虞教之道之凡  
草木可以採取禽獸可以獵得也或不能而徒事侵

奪則罪其強暴而無所赦焉取之不詰者所以惡其  
不謹罪之不赦者所以懲其不公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  
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言順時以定陽氣也是月也日行南至於牽牛故  
日之短為已極斯時一陽初復是陽方來而與陰爭  
萬物之生機皆於是乎振動有不容不安靜以養其  
微陽者君子必齊戒其心掩蔽其身而身欲其寧外

去聲色內禁者欲以安形性而事欲其靜蓋靜則有  
以待其爭之定陽為主而陰順焉矣案周易姤一陰  
生於下為五月之卦其爻曰繫于金柅言陰之當制  
也復一陽生於下為十一月之卦其爻曰不遠復言  
陽之當養也此記所言亦與易理相備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此又言子月之候也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物  
感陽氣則香陽氣始萌故芸與荔挺感之而生出以

非正陽之時故蚯蚓猶結廩為澤獸以陰為體故感陽生而角解水泉之枯涸者由於陰極故因陽之生而漸動案十二月候惟二至二分再記之者孔氏謂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此言順時收斂之事也大曰竹小曰箭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當日短至而陰氣為盛

則材於是而堅成故於木與竹箭可以伐而取之是月也天地閉而萬物休官有權設以應事器有暫造以備用者并可以罷而去之至其於闕廷門閭則塗之於圉圉則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所以助天地之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

此言仲冬失令之致災也氛妖氣也汁雨雪雜下也  
仲冬而行夏令則火氣乘之而來年主旱煖氣所蒸  
而氛霧冥冥陰不能固陽而雷乃發聲蓋午火之氣  
所損也行秋令則嚴凝之氣未固而天時雨汁柔脆  
之物受克而瓜瓠不成肅殺尤盛而國有大兵蓋酉  
金之氣所淫也行春令則當蟄者出而蝗蟲為敗感  
發散之氣而水泉咸竭虛陽所作而民多疥癘蓋卯  
木之氣所泄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此言十二月之日躔中星也婁氐皆星名季冬為建丑之月日月交會於婺女是為玄枵子之次也昏則婁星在南方之中旦則氐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此言季冬時令所屬也大呂者蕤賓所生三分益一長八寸有奇丑律也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陳氏祥



道曰是為陰律之始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此言丑月之候也雊雉鳴也鴈以季秋來賓至是順陽之復而北鄉鵲善巢避歲所在因將改歲故始巢雉為火畜感於陽而後有聲故雊雞為木畜麗於陽而後有形故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此言順時以攘除陰氣也出猶作也冬令之終陰慝  
正盛爰命有司大難於四門披磔犬羊以攘除陰氣  
維時月建丑丑為牛以土作之則土能制水故又以  
此畢送寒氣焉

征鳥厲疾

此亦言丑月之候也於時鷹隼之屬善征擊者其取  
鳥也倍見其猛厲而迅疾蓋以將復為鳩物不極不  
反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此言順時以畢祀典也天神六宗之屬舊注謂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之屬四時之功既成則一歲祀事宜  
畢於此其為地祇則山川之祀也其為人鬼則五帝  
之佐也其為天神則天之神祇也徧祭以報之而歲

事畢矣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此言薦魚之禮也是月也魚性定爰命漁師始漁天子必親之乃嘗魚而先薦於寢廟凡以重其事而敬其親也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魚者牲類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此言藏冰及治農之事也。腹猶內也。重陰之氣極於是月。故冰方盛。徹外內而皆凝。爰命取冰而冰入於凌陰。所謂日在北陸而藏冰也。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使出五穀之種。以檢料之。又命農計耦耕之事。預脩耒耜。并具諸田器。以東作將始。故也。方氏慤曰。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此言習樂之事也樂以導和季秋既習吹矣至此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所以明有終也鄭注謂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此言季冬收秩之事也秩常也有常數也大曰薪小曰柴凡一歲中郊廟祭祀所需之物有不可不預為備者乃命四監收取常用之薪柴以供大而郊廟及廣而百祀之薪燎案薪燎謂炊爨及庭燎之用馬氏

曰收秩薪柴則藏事至是為悉矣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此言歲終之候而及其令也次舍也紀會也幾近也而猶汝也是月也為歲事終始之交自去年季冬日次於亥枵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亥枵則日窮於次矣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亥枵每月相會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亥枵則月窮於紀

卷二十四  
矣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  
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則星  
回於天矣一晷之數將於是乎終而歲且更始唯在  
上者專壹汝之農民毋得或有徭役以妨始穀可也  
陸氏佃曰次言象紀言歷變窮言回回無窮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此言更始勤政之事也飭正也國典六典之法則治  
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時令歲時之令也天



子於歲之將終乃與公卿大夫共整飭國典審論時令以預待來歲之所宜行此所以道法有常而政事脩舉也黃氏曰孟春一歲之始則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季冬一歲之終又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先王憂勤惕厲慎始敬終之心蓋如此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

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此言重祭之事也次次序也歷亦次也聖王致力於神以為民祈福故祀典綦重而所以供其事者必與天下共之乃命大史次序侯國大小之列賦其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蓋所取者廣尊之也又命同姓之邦專供寢廟之芻豢蓋所取者近親之也命

宰歷數卿大夫以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  
供山林名川之祀蓋所取者雜則多且殺也凡此皆  
出於民力而必於諸侯卿大夫以下賦之者正使天  
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  
廟山林名川之祀也案治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而  
聖人之祭凡以為民也勤民即所以事神故聖人之  
於鬼神也無私祈而鬼神之於聖人也亦無私福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

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此言季冬失令之致災也命名也季冬而行秋令則  
白露應秋而蚤降介蟲應金而為妖民畏介蟲為兵  
象而四鄙入保蓋戌土之氣所應也行春令則生氣  
早至而胎夭多傷生不充性而國多固疾名之曰逆  
害莫大焉蓋辰土之氣所應也行夏令則水潦盛昌  
而敗國時當有雪而不降盛陽相爍而冰凍消釋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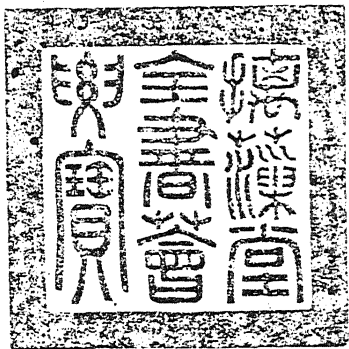
未土之氣所應也顧氏臨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  
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  
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  
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哉案此說為得禮意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十二頁前一行國乃有恐刊本有  
訛大據集說本改







覆校官編修 臣方燾

校對官修撰 臣張書勳

騰錄監生 臣徐士俊